

彩頭

文：孫以蒼

圖：周文萱



前清時代，南投竹山鎮上只有江大發的「大發商店」，和孔會新開的「隆順號」兩家雜貨舖較具規模。

前清時代，南投竹山鎮還是個住戶不多，人口稀少的小鎮市。整條街上只有江大發開的「大發商店」和孔會新開的「隆順號」兩家雜貨舖較具規模。江大發為人淳樸老實，孔會新則精明狡獪，因此隆順號的生意也比大發好一些。當時小鎮上的雜貨店皆兼營錢莊性質的業務，農民們有多餘的閒錢，都放在雜貨店裏生息，平時若有急用，也可向店裏告貸，收獲時可以穀物折價償還。

某年，除夕深夜，孔會新已經睡了，一陣急促的敲門聲，將他吵醒。「什麼事呀？」孔會新披衣而起，不高興的問。

「老闆，我牽手得急了急病，需要點錢用，請你幫幫忙。」門外回答。

「大年夜晚晚上，三更半夜的借什麼錢？簡直是觸霉頭嘛！」

去去去，免囉嗦啦！」孔會新沒好氣的說。

來人失望的離開，越過街道又去敲江大發家的門。「嘵、嘵、嘵、嘵、老闆，我是進財呀！我急須點錢用，請你幫忙。」

江大發問清來人是東村的戴進財後，立即開門邀他入內，馬上借給他所需的銀兩。戴進財始感激涕零的離去。

說來奇怪，第二年大發商店的生意突然興隆了起來，不僅壓倒隆順號，更起了新厝，買了田產。這使孔會新既嫉妬又納悶，生意怎麼做不過江大發了呢？於是便去請教一位精通星相卜筮之術的莊義中。莊先生告訴他道：「會新呀，你真傻，聽說東村戴進財大年夜敲門問你借錢有這回事沒有？」

「有呀，怎麼樣？」孔會新

迷感不解。

「這就對了，『戴進財』不就是帶進財源嗎？明明是個好兆頭，你偏閉門不納，反把『財』逼到大發那邊去了，當然他會『發』了。」莊義中分析給他聽。

孔會新聽了莊先生的話，十分後悔懊惱，但為時已晚。不過他靈機一動，想出個「亡羊補牢」的法子。年前，他特地去拜訪戴進財，並送上厚禮，拜託他年三十晚上再去借錢，而且不收分文利息。

不料戴進財拒收禮品，不悅的道：「孔老闖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去年我急需錢用，你不借給我也就算了，連門也不肯開，分明是瞧我不起。今年我不缺錢花，而你却教我向你借錢，簡直是開玩笑嘛！你請吧！我可沒工夫跟你開扯。我還要去辦年貨咧！」

孔會新碰了——鼻子灰，但仍不死心。他花錢請了個人，教他冒名戴進財，大年夜到店裏去借錢。那人也欣然答應。

年三十晚上，孔會新遲遲的不肯收門打伴，等待「進財」。但是左等右等冒名的進財却不見來臨。鞭炮聲四起，農村雄雞的啼聲絡繹不絕，天都快亮了。孔會新對那人的輕諾寡信不勝光火，又無計可施，一氣之下，就去睡了。剛合上眼，「嘭、嘭、嘭。」有人敲門了。終於來了，孔會新欣喜的起床走到門口，溫和的問道：「你是進財嗎？」

「我就是來討錢的人。」酒氣透過門縫鑽了進來。

大年夜討債，真氣人。孔會新可惱了，怒斥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，喝醉酒來這裏胡鬧？」

「老闖，你這就不夠意思了。你教我來討錢，我來了，你怎麼又大呼小叫的。」來人邊

打酒隔邊埋怨。

「那你『進財』了。」孔會新依舊存着討彩頭的信心。

「不是啦！我是你給錢請來討債的人，你忘了嗎？你記性太壞了，哈哈。」那人真的醉了。

「滾滾滾，討厭鬼。」孔會新氣得青筋暴漲，大聲喝罵。

「哼！好個孔會新，你教我來拿錢，不給也就算，還敢罵人，我跟你沒完沒了。」顯然醉漢也生氣了，不停的用拳腳搥擊店門。

爭吵聲，搥門聲，驚醒了左鄰右舍，紛紛前來詢問原委。等大夥搞清楚事情的本末後，皆不禁哄然大笑。

孔會新沒討到彩頭，還惹了一身譏諷。



孔會新欣喜的起床走到門口，溫和的問道：「你是進財嗎？」